

編後語

展卷賞讀到這裡，箇中的香港色彩、城大韻情，掩卷也掩不住。香港人愛香港，城大人喜城大。連四川眉山蘇東坡也「日啖荔枝三百顆，不辭長作嶺南人」。廣東風采教東坡著迷了，就難怪廣東詞語讓香港人戀上了。

有香港人在作品中遣用「今朝」等詞，把「今天早上」擱在一邊。「今朝」比「今天早上」，誰更美呢？“今朝”早見於《詩經》「繫之維之，以永今朝」。「今朝」古雅有餘。那麼，「今朝」與「今天早上」，哪一個更規範呢？「普通話不說『今朝』，語體文就不應該選用了」，不少北方人振振有辭。問題就此解答了嗎？普通話是口語，語體文是書面語，書面語與口語有沒有差別呢？口語裡沒有，書面語就不能寫嗎？還有，書面語有各式各體，如應用文與文學作品，兩者是不是各異其趣呢？即使同是文學作品，詩與散文的遣辭不是有差別嗎？一個詞在一些情景中使用不合適，在任何環境中採用就都不妥帖嗎？

問題紛紛，三數編輯委員何來標準答案公佈於世，斷息爭論。對有爭議的詞語，編輯委員只好緊扣其上文下理與表達效果逐一商榷。遙想千餘年前陸法言編《切韻》，乾脆鐵劃銀鈎寫道「我輩數人定則定矣」。我輩效顰，如果不好，有沒有更妙的辦法呢？